

[美] 威廉·曼彻斯特 > 著

William Manchester

THE ARMS OF KRUPP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dustrial dynasty that armed
germany at war*

克虏伯的 军火

德国军工巨鳄的兴衰
【中】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生动、极其引人入胜的叙述……给克虏伯作传就是在书写现代德国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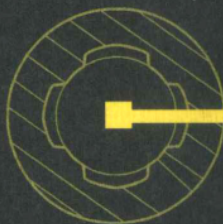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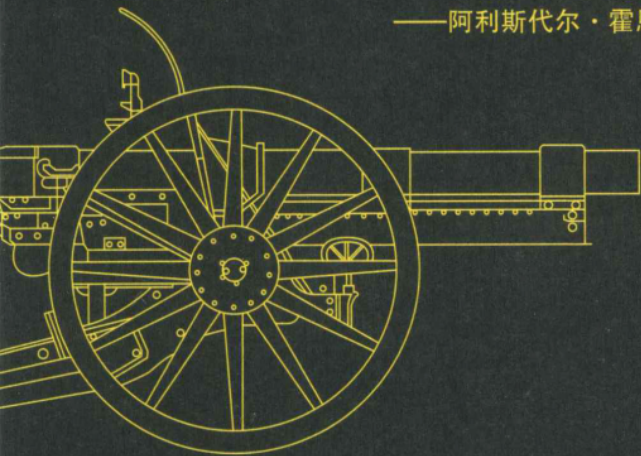
——《纽约时报书评》

这个故事的魅力是无法抵挡的……它是一个典型的物质财富的积累和增长转化为非人性权力的神话……透过一个家族的兴衰，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德国人性格中最好和最坏的两极……

——克里斯托弗·莱曼-豪普特（美国著名评论家，作家）

克虏伯家族传奇的构成要素可能永远不会失去其魅力……没有哪个国家连续多届政府如此紧密地与一个工业家族联系在一起……在对阿尔弗雷德和弗里茨主宰的克虏伯家族与威廉帝国双双崛起所作的有趣而极为引人入胜的叙述中，曼彻斯特——他很好地驾驭了素材和情绪——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阿利斯代尔·霍恩（英国著名历史学家）



THE ARMS OF
KRUPP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DUSTRIAL DYNASTY THAT ARMED
GERMANY AT WAR



[美] 威廉·曼彻斯特 > 著

William Manchester

THE ARMS OF KRUPP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dustrial dynasty that armed
germany at war*

克虏伯的 德国军工巨鳄的兴衰 【中】 军火



姜明新 马环宇
杨凤妍 于艳惠 李中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第十二章 最后的爱的战争

克虏伯工整地将其工厂那句意味深长的战时标语写进了他那黑色的笔记本当中：Dass viele Feinde viel Ehre seien（敌人越强，荣誉越大）。^①事实上，1914年的第一个荣誉应该授予他；虽然比利时并不是个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敌人，但这场闪电般征服的荣誉中最大的一份属于帝国的大炮制造商。然而战争习惯要求褒奖首先要授予战场上的士兵。因此，蓝色、白色和金色的十字勋章就挂在了埃里希·弗里德里希·威廉·冯·鲁登道夫^②公牛般粗的脖子上。这个胖乎乎、没有朋友、身份卑微的职业军人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在斯特拉斯堡指挥着一支悠闲的卫戍部队。因为他佩戴着德军总参谋部珍贵的深红色纹饰，他被派往精锐的默兹军团担任联络官，也由于他强征的比利时汽车碰巧在1914年8月7日停在了列日的大门之外，他用他的剑把狠狠地捣了几下大门，战败者让他进去了，他驱车直入去接受这座城市的正式投降。

当这个消息传到大本营的时候，皇帝非常高兴，他拥抱了赫尔穆特·冯·毛奇^③——那位伟大元帅的侄子，并且，按毛奇的说法，“兴高采烈地亲吻了”他。整个祖国都激动了起来^④。就连穆赫龙，那个变节的克虏伯董事，也在其日记中写道：“8月8日。昨天晚上来了消息说，列日已经完全被攻克……我们没有谁曾经认为，首次迅速动员起来的军队就能够轻易拿下这样一座要塞（aus dem Stegreif）。我情不自禁地为这一功绩感到骄傲。”这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但它的风格在这些最初的日子里就凝固

① 梅恩314。

② 埃里希·弗里德里希·威廉·冯·鲁登道夫（Erich Friedrich Wilhelm von Ludendorff, 1865-1937）：德国将军和政治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担任东部战区的参谋长。——译者注

③ 全名赫尔穆特·约翰·路德维希·冯·毛奇（Helmuth Johannes Ludwig von Moltke, 1848-1916），也称小毛奇，是老毛奇的侄子，1906-1914年任德军总参谋长。——译者注

④ 直译：整个祖国的脉搏都加快了。——译者注

下来了。列日的这位无名的胜利者是一个成功者。虽然他缺少惯常的那个“冯”字，但两年后，他将成为这个帝国的军事独裁者，拥有自从弗雷德里克大帝过世之后欧洲闻所未闻的绝对权力。^①

让鲁登道夫的青云直上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列日投降的最初报告被极大地夸大了。8月7日的仪式几乎没有什么意义。陛下白白地亲吻了小毛奇。这座城市投降了，但至关重要的那些要塞都在战斗中。如果这个30英里的环形战略要地坚守下去的话，那就没有哪个穿土灰色衣服的人（指德国士兵）会用他的袖子去擦一下那个海峡了。顽强的防守者已经将第一军团的推进延迟了三天。由于专横的施利芬计划强迫所有在比利时的日耳曼人协同进军——照办或者拒绝——200万人就被胁迫着。因此，鲁登道夫在摆脱了他可能夺取了的防御阵地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呼叫攻城炮。那时，这个故事就变得少了一些装腔作势的豪言壮语，而多了一些实际的勇气或胆量，残忍和汗水。移动那个又黑又大、重达98吨的大伯莎大炮（dicke Berthas）是个更大的挑战，超出预想。在鲁登道夫急切的命令发布两天之后，那些巨大的榴弹炮仍旧陷在埃森，周围是尖声叫喊着的军官和嘟嘟囔囔的克虏伯工人。8月9日到10日晚上，它们被抬起、撬起、绞上、吊上、顶上、用绞盘吊上、撬上或拉上了货运车厢。而去往比利时的铁路是畅通的。第二天晚上它们冲过了边境，但越过边境20英里之后，火车头却只能停下来；比利时人炸毁了一条隧道。伦敦的《泰晤士报》报道说，德国皇帝对列日的进攻“被非常漂亮地击败了”，确实，陛下转向了防御；一切都指望这些自负的、肿胀的、不讨人喜欢的但毫无疑问极度肥胖的伯莎大炮了。^②

这条被摧毁的隧道位于赫伯斯塔尔，离那座要塞20英里。蓄意破坏的人取得了一个惊人的成功。修复是不可能的，半夜里开始卸货，从一码长的炮弹开始。这比在埃森时更糟，因为工程师们缺少重型运输设备。卡车垮了。赶来了骑兵的战马；但它们的全套马具也折了。由于这些大炮的射程达9英里，他们只须向前移动11英里，而且路况良好。但是，艰苦的努力通宵达旦，第二天一整天，机动车、马匹以及军人分遣队一起上，将这些克虏伯钢铁巨无霸的炮车一点一点地往前挪。8月12日下午晚些时候，

① 参见毛奇 *Erinnerungen-Briefe-Dokumente*（《回忆·书信·文件》）24；穆赫伦 70。

② 参见辛德勒，各处；塔奇曼著《八月》180。

其中一门装好并就位了，无情的黑色炮口直指苍穹。它的 200 名随从围了一堆，然后，在其关键部位套上保护装置之后，他们都趴在 300 码之外的地上。下午 6:30，命令下达了：“开炮！”转动了一个电动旋钮。所有比利时守军都感到了一阵令人心悸的地动山摇，有些人甚至怀疑是不是到世界末日了。益发忙碌的伯莎^①从炮膛的乌黑大嘴里出来，向上翱翔了一英里，在滞空整整一分钟后，击中了它的目标——崩迪斯要塞，直接命中。不一会儿，由水泥、钢铁和人的肌肉、骨骼组成的螺旋形的烟幕就翻腾到了 1000 英尺的高空。^②

鲁登道夫目睹了这骇人的恐怖，他进入了另一个战略要点——龙鑫要塞令人窒息的瓦砾堆，就在它也被轰击后的几分钟。不可思议的是，还有一些幸存者。在其回忆录中，他回忆道：

它被一发从我们其中一门 42 厘米口径的榴弹炮发射出的炮弹击中了。弹药库被炸飞了，整个工事都塌了。一批头昏眼花、被熏得黑乎乎的比利时士兵爬出了这个废墟，一起出来的还有 8 月 5-6 日晚被俘虏的德国人。所有人都是血乎乎的，他们举着双手朝我们走过来，结结巴巴地喊：“别杀我，别杀我”（Blutend, mit hocherhobenen Händen, kamen sie uns entgegen. “Ne pas tuer, ne pas tuer”^③ brachten sie stammelnd hervor）。^④

“Wir waren keine Hunnen，”这位将军挖苦地补充说，“我们可不是匈奴人。”当然，他是对的；匈奴王阿提拉从未想过这么可怕的事情。在那些日子里，人们仍然对普鲁塔克^⑤所描述的阿基米得^⑥的巨大弹弓心有余悸，它通过将重达 1800 磅的石头抛向罗马人而将他们赶出了锡拉库兹^⑦；不知

① 指大伯莎发射的炮弹。——译者注

② 参见辛德勒，各处。

③ 法语“别杀、别杀”。——译者注

④ 参见鲁登道夫著 *Meine Kriegserinnerungen*（《我的战争回忆》），第 31 页。

⑤ 普鲁塔克（Plutarch，公元 46？-120？年）：古希腊传记作家和哲学家。——译者注

⑥ 阿基米得（Archimedes，前 287-前 212）：古希腊数学家、工程师及物理学家。——译者注

⑦ 锡拉库兹（Syracuse）：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南部、爱奥尼亚海沿岸的一座城市。公元前 8 世纪由科林斯殖民者创建，公元前 5 世纪其国力达到顶峰，但于公元前 212 年落入罗马人手中。——译者注

所措的罗马指挥官曾经说过，“阿基米得确实胜过了神话中的百手巨人们。”但那还只是一支弹弓。克虏伯的新式攻城炮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躲在其钢筋混凝土碉堡中的比利时人，先前被告知这些碉堡能够扛住任何抛射物的直接命中，他们将会听到直奔他们而来的益发忙碌的伯莎的惊人尖叫。然后这发炮弹将会穿透钢筋加固的混凝土，而延时引信将把成吨的炸药引爆。这种噩梦整小时整小时地继续着；直到连接 30 英里防御工事的地道迷宫被烟气、大火和人所塞满，一个见证人后来回忆说，这些人变得“在对下一发炮弹的可怖的担心中歇斯底里，甚至发疯了”^①。

48 小时之后，所有保护列日北部和东部护城河的大要塞都被摧毁成了浸透了鲜血的瓦砾堆；一座防御工事在被放弃之前挨了 45 发炮弹，但现在一阵短暂的平静降临战场。那里密如蛛网的防御带已经解体了。然后是一片死寂。接下来是钉着平头钉的军靴在砰砰作响。第一军团在前进，其袖子已经够到了那个海峡。下一步，是摧毁这座城市另一侧的地堡群，德国人吃力地将一门大伯莎挪到了市中心。一位列日议员（député）、新布鲁塞尔大学（L'Université Nouvelle de Bruxelles）教授塞勒斯旦·丹姆布隆，当时正与几个朋友一起在圣皮埃尔广场（Place Saint-Pierre），他看到，大伯莎正从一个街角绕过来，

... au milieu de soldats allemands, une pièce d'artillerie si colossale que nous n'en pouvions croire nos yeux.... Les soldats l'accompagnaient roidement, avec une solennité presque religieuse. Le Bélial des canons !

... Effroyable fut la détonation ! Les curieux avaient été refoulés; le sol fut secoué comme par un tremblement de terre—et toutes les vitres du voisinage volèrent en éclat !

……在德国兵中间，一门那么庞大的大炮，我们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德国人称其为“战争之奇”的 8 门“420（毫米口径大

^① 参见鲁登道夫著《我的战争回忆》，转引自布罗迪，第 9 页；转引自塔奇曼著《八月》，第 92 页。

炮)”中的一门！他们的发明，只有皇帝及其某些至交才知道，如人所说的，那完全是个秘密。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一金属怪物由36匹马拉着、分两部分前进。道路被压得颤抖。人群张口结舌、呆若木鸡。它缓缓地通过了圣朗贝尔广场（Place Saint-Lambert）……缓慢、沉重的行进着，它吸引了很多好奇的旁观者。汉尼拔^①的大象群不可能更让罗马人吃惊！……伴行的士兵们艰难地前行，带着一种近乎宗教式的严肃。这是贝利亚^②式的大炮！

在阿羌胡瓦大道（Boulevard d'Avroy）的尽头……这个怪物被悉心装配好并精细地进行瞄准……然后传来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轰鸣声！人们被猛地扬起；大地颤抖，就像发生了地震一样，而所有邻近的窗玻璃都被震碎了！^③

8月16日，最后一座要塞陷落了——指挥列日防御作战的将军毫无知觉的尸体被发现埋在了一堆乱石之下——而克虏伯的贝利亚们隆隆离去去终结持续了一周但不那么关键的那慕尔^④、安特卫普^⑤和莫伯日的攻城战。当极为详尽的战后报告向后方送达威廉的GHQ（总司令部）的时候，他和他的盟友们纷纷开始称赞埃森那个昂首阔步的小个子市民在征服比利时的战争中所发挥的非凡作用。尽管给古斯塔夫的那些军功章来得有点晚，但他正在步阿尔弗雷德和弗里茨的传统的后尘。每个月其左胸前就会有一枚新的漂亮的装饰。除了在丑闻最盛时期授予他的那枚勋章之外，他还获得了萨克森的爵士十字二等阿尔伯特勋章、普鲁士的二等王冠勋章、巴伐利亚的二等圣米歇尔荣誉军功章、梅克伦堡的大爵士十字

① 汉尼拔（Hannibal，前247—前183）：古代著名军事家、迦太基统帅。他在公元前218年率大约35000人的军队穿越阿尔卑斯山并且在特拉西梅诺湖（公元前217年）和坎尼（公元前216年）彻底击溃罗马军队。后来在扎马战役（公元前202年）中被古罗马政治家、将军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穆斯·弗如科索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 Verrucosus，即费边）所击败。——译者注

② 贝利亚（Belial）：《旧约》和《新约》中邪恶和罪孽的化身。——译者注

③ 德姆布隆（Dembлон）110—111。

④ 那慕尔（Namur）：比利时中南部位于默兹河畔、布鲁塞尔东南的一座城市，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译者注

⑤ 安特卫普（Antwerpen）：比利时北部位于斯海尔德河边一座重要的港口城市。——译者注

(Grosskomturkreuz) 格里芬勋章、巴伐利亚的二等圣米歇尔荣誉勋章之星以及巴伐利亚的加星的二等荣誉军功章。现在陛下将他召到自己面前，在其双排扣礼服大衣上别了一枚一等铁十字勋章，这是一种通常留给战场上表现卓越的人们的奖励，第 16 巴伐利亚预备步兵团的阿道夫·希特勒下士直到他打了 4 年仗、受了 2 次重伤并孤身一人俘虏了 15 个敌人之后才获得了这样一枚勋章。这还不是古斯塔夫荣誉的终结。普鲁士加授了战争协助荣誉十字勋章 (Verdienstkreuz für Kriegshilfe)——伯莎也获得了那么一枚——并且土耳其授予他一等麦吉迪赫 (Mejidieh) 勋章和铁新月勋章。为了盖过这一切，波恩大学作出决定，克虏伯不仅仅是个军事英雄。其教授团断定，胖伯莎的表现已经向前推进了人类文明事业。因此，他们授予他哲学荣誉博士 (Ehrendoktor der Philosophie) 学位。^①

当溢美之词纷至沓来的时候，没有人那么不明智地指出这些榴弹炮在列日姗姗来迟这一事实。这只是这样小的一个延误：只有两天。没有被 10 万急驰而来的法国骑兵所发现，这支条顿军队得以继续横扫比利时，进抵了凡尔登^② 的防波堤，到达了马恩河^③。但那也就是入侵者深入的极限。那 48 小时就是盟国所需要的全部。英国远征军渡过了海峡，在法国人的左翼摆出了阵势，600 辆奔忙的巴黎出租车向吃紧的前线运送了 6000 个 poilus^④ (指法国兵)，而在经过了 200 多万人卷入的 7 天战斗之后，德国人退到了埃纳河^⑤ 边并挖壕 (据守)。然后相持战^⑥ 开始了，对垒两军的战线向西、向北延伸，因为每一方都试图迂回包抄对方。最后，他们用完了陆地；一条蛇形堑壕从瑞士边境开始、蜿蜒 466 英里、止于海峡边上的纽

① 参见施罗德 *Verzeichnis Gustav Krupp* (《古斯塔夫·克虏伯索引》)；梅恩 315。

② 凡尔登 (Verdun)：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城市，位于梅斯以西的默兹河边。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场持久战 (1916 年 2 月至 12 月) 的战场，法国军队最终击退了德军的强大攻势。——译者注

③ 马恩河 (Marne)：法国东北部的一条河流，最后注入巴黎附近的塞纳河。这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 和 1918 年)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4 年) 时的主要战场。——译者注

④ 法语“毛乎乎的”，尤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法国兵。——译者注

⑤ 埃纳河 (Aisne)：法国北部发源于阿戈讷森林、最后注入乌瓦兹河的一条河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有四次主要战役在沿河两岸进行，包括 1918 年 9 月至 10 月间法国和美国军队最后击败德军的战役。——译者注

⑥ 原文 sidestepping，意为躲避打击。——译者注

波特。机动以及运动战的机会，都过去了。^①

随后，谁都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这场开放的战役中双方的牺牲非常重大，僵局的想法令人无法忍受。有了让战略家可以使用的昂贵、独创的军火库，在某个地方一次尽早的突破似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马恩河之战5个月后，当提尔皮茨1915年2月视察日耳曼造船厂的时候，他疑惑地凝视着正在建造的潜水艇，并对克虏伯说，“唉，你知道，对这场战争来说做这些已经太晚了”（“Na, die kommen für diesen Krieg ja doch zu spät”）。他想表达的可能是，法国将会解决这件事情；他可能认为那些已经命名了的潜水艇已经够用了。而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都错了，如果他脑子里想的是第二种的话，他的错误就更大了。因为潜水艇（Unterseeboot）将会成为这场战争中具有决定性的武器，而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谁这样设想过。在这位海军上将访问基尔的时候，柏林计划通过无限制潜水艇作战对英国海军力量进行反击，而在接下来的5月1日的早晨，一个名叫施威格的海军少校，驾驶克虏伯造的U-20潜艇在爱尔兰海岸逡巡，用鱼雷击沉了卡那德邮轮“路西塔尼亚”号^②。1100多人淹死了，其中138人是美国平民。在那种温和的年代，当战争还被看作是和骑士时代一样的时候，击沉轮船似乎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十分震惊的伍德罗·威尔逊^③总统，起草了一份抗议书，语气十分强硬，连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④都拒绝签署。不管怎样，这一照会还是到了威廉大街（Wilhelmstrasse），一份实打实的最后通牒。陛下在其卢森堡的大本营中想了又想，然后召回了他的潜水艇，但这一事件的意义是清楚的。威尔逊画了一条线。要是施威格们再放纵一次，美国将会进行战斗。^⑤

① 施利芬曾经预见，军队从比利时的突破将会是德国人的坎尼。它曾是这样的。他忘记了当汉尼拔在坎尼击溃罗马人时，他却没能攻克罗马。[见阿尔弗雷德·施利芬著《坎尼》（1922），第4页。]

② “路西塔尼亚”号是1915年5月7日被德国潜艇在爱尔兰附近海域炸沉的。——译者注

③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 1856-1924）：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1913-1921）。在其执政期间，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提出建立国际联盟，是国际关系理想主义的代表。——译者注

④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 1860-1925）：美国律师，政客，曾两次竞选美国总统。——译者注

⑤ 克拉斯 347；《美国遗产》（*American Heritage*）6/1955。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鲁尔那位挂着绶带的比利时英雄全神贯注于兼并计划和原材料的统计。他狂热地赞成海因里希·克拉斯的全德联盟（Alldeutsche Verband）学说，此人写道：“俄国必须转向东方，并且她的边界必须缩小，大约，要到彼得大帝的边界。”而在1914年11月，古斯塔夫为外交部长戈特利布·冯·雅戈夫和“政府里我的其他一些朋友”起草了他自己的战争目标备忘录。他相信“和平能够和必须口述给敌人”，克虏伯拒绝任何谈判的建议。他相信，帝国是欧洲的中心。在它周围他想联合一个条顿的中欧（Mittleuropa），包括奥匈帝国和中立国荷兰、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第一步，必须贬抑法国，法国领土将要沿着摩泽尔河^①和默兹河一线合并掉，而这一激动人心的计划在战场上得到证明，战场也给了克虏伯行政总部大楼以极佳的感觉：“一个缺少任何可观的铁矿和煤矿储量的法国不可能再在世界市场上造成一场经济威胁，或在大国理事会中造成一场政治威胁。”^②

克虏伯的目光很远大。他预见波兰将重新崛起成为一个“缓冲国”，在它和帝国之间有一条日耳曼化的地带，提供“一个坚固的门栓”以防止波兰人思念曾经被华沙统治过的普鲁士领土。他期望在非洲（Mittelafrika^③）有一个扩大的条顿殖民帝国，海军基地和供煤港环绕着它，而他主张，“如果达成了这些目标，德国文化和文明将会指引人类的进步；为了争夺和征服这样一个目标，值得付出高贵的血的代价。”但比鲜血溅出更多的将会是需要。比利时必须被控制在永久征服的状态（古斯塔夫宁愿认为，法国北部海岸也应当成为帝国的一个省），最重要的是，从日耳曼造船厂出来的舰船必须统治那条海峡的波涛：

在此，我们应当依靠英国世界霸权的精髓，一种立场——可能是唯一的一种立场——它可能带给我们与英国的长久友谊。只有当我们能够随时严重地伤害英国的时候，她才真正不会干扰我们，也

① 摩泽尔河（Moselle）：发源于法国东北部孚日山脉的一条河流，先向北后向东北在德国西部注入莱茵河。——译者注

② 布尔克（Boelcke）147ff。

③ 这个词意思是“中非”。——译者注

许甚至会成为我们的“朋友”，到了这个程度，英国才能够有根本的友谊。^①

原材料的发货单，尽管烦人，但更为紧迫。法本公司的代用品奇才有奇迹相伴；但是，完全没有克虏伯锅里所需的基本矿物的代用品。古斯塔夫已经预见到了这一问题。再一次，他的教练是阿尔弗雷德。这位女王的丈夫崇敬地研究过普法战争，而这是他向海外公司投资如此浩大的一个原因。赞同他的观点的毛奇，已经删去了施利芬计划中应当入侵尼德兰的建议，他解释说，荷兰“必须成为让我们呼吸的气管”。在那第一个严阵以待的秋天里，这一有远见的政策获得了慷慨的红利。9月份，挪威货船“贝讷斯鲁厄”（Benesloet）号在新喀里多尼亚装载了2500吨珍贵的镍。在它起航后，法国殖民当局发现收货人是弗利德·克虏伯股份有限公司，并已提前付款了。这条船在海上被法国巡洋舰“杜佩蒂-土阿尔”号拦下了，并被带往布列斯特^②。一个处理战利品的军事法庭宣布这船货是战时禁运品，但巴黎希望不要冒犯奥斯陆，下令释放这条船。10月10日，“贝讷斯鲁厄”号离开布列斯特港前往挪威，但截至该月月底，这船货抵达了鲁尔。那年冬天，英国出口商也通过荷兰向古斯塔夫运送镍和铜。为什么这些安排不会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起初，这看起来没有道理，但是，盟友的感情是经得起考验的，在春天的最后一天，克虏伯在其晚报上看到了以下一段：

伦敦，6月20日（TU）。金属商人爱丁堡的赫瑟林顿和威尔逊，在战争爆发后，他们通过鹿特丹向克虏伯公司运送矿石，每个人被判入狱6个月，并罚款2000英镑。^③

古斯塔夫拿出他的黑色本子，并在那两个名字上画了一道清晰的线。这一判决并不是灾难性的（赫瑟林顿和威尔逊除外），但它确实需要倍加小

① 布尔克 147ff。

② 布列斯特（Brest）：位于法国西北部、大西洋湾的一座港口城市。——译者注

③ *Kammerdebatte Journal officiel*（《议会辩论官方公报》）1/24/1919；*Vörrwärts*（《前进报》），6/21/1915。这一冲突的总体描述，从（原文）第292-314页，来自作者访谈《第一次世界大战》，*Holiday*（《假日》）11/1962。

心和新的主意。从那以后，他就避开了荷兰。它太明显了。由于斯基的纳维亚人相信自由企业，挪威和瑞典仍然还可用，而从它们那里，稀有的调味品和百里香源源而来，这保证了埃森、莱茵豪森、安能、基尔、哈姆和马格德堡银灰色熔铸合金极好的韧度。作为保护性措施，日耳曼造船厂制造了唯一一艘可以挑战盟国海军封锁又不会冒犯伍德罗·威尔逊的军舰。这是一艘潜艇货船，货运量达 800 吨，续航半径可以支持它横渡大西洋。1916 年 6 月 23 日被命名为“德国”（Deutschland）号，这条船立即开始从帝国的各个孤立的殖民地往回运输矿石和橡胶原料。^①

截至那个时候，克虏伯帝国已经变了，穿制服的克虏伯工人们，在他们回家休假的时候，都找不到他们的家了。在战争爆发的时候，整个公司雇用了 8.25 万人，其中大概一半在埃森。薪资名册跃至 11.8 万人，然后达到 15 万人，包括 2 万名妇女，其中的大多数被分派去做安装引信的敏感任务。一个中立的战地记者转了一圈克虏伯铸钢厂后，吃惊地来到一间有 7200 个座位的餐厅，3.5 万名工人每天轮流在这里吃饭。两个 12 小时轮班苦干去装配大炮、底座、弹药以及军舰装甲，工人们几乎一整夜就发现新的建筑物在他们周围拔地而起。战争的第一年，仅在埃森就建造和装备了 35 座巨大的工厂。1915 年 1 月画好的 2.3 万平方米的炮弹工厂蓝图，到 7 月份，它就投产了。^②

生产数字令人不可思议。战争的第一年，埃森替换了 900 多门野战炮和 300 门轻型榴弹炮。第二年，新的弹药工厂交付了 800 万发炮弹。而在第三年，克虏伯的生产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水平；每月所有流水线运出 900 万发炮弹和 3000 门大炮。要是在这些条件下质量降低的话，军队几乎不可能反对。但没有什么抱怨的理由。当德国人 1916 年 2 月 21 日扑向凡尔登的时候，1200 门大炮每小时往 8 英里宽的前线倾泻 10 万发炮弹、（这样）进行 12 个半小时的“火力遮盖”来实施进攻，而 13 门大伯莎——现在称为“伽马大炮”，或简单地称其为“420 大炮”——就像它们在列日的“姐姐”一样精准。最高司令部（OHL^③）给这起军事行动取的密码名字是审判地

① 克拉斯 349；*Fried. Krupp Essen 1811-1946*。

② 克拉斯 344。

③ OHL：德语 Die Oberste Heeresleitung 的缩写。——译者注

(Gericht)。铁路不再是个问题了；每门榴弹炮被拆成 172 块并用 12 辆货车往前运。但是，仍然需要 20 个小时才能让一门大炮投入使用，而在炮手们忙着它笨重的钢铁解剖的时候，步兵们会在周围站着呆呆地看着炮弹。一旦开始开炮，他们就分散开或者耳膜破裂。挨炸的那边的情况当然更糟。在《光荣的代价》里，这是阿利斯泰尔·霍恩对这场战争中最伟大的战役做的最有才气的记述，他描述说“一场喧闹的猛攻就像一架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①一样吵吵嚷嚷、拖拖拉拉、侵蚀着士气”。他接着说：

从 2 月份起，420（毫米口径的）大炮一直让凡尔登要塞处于它们一吨重的抛射物的持续轰击之下……一发 420 炮弹被发现已经穿透了 6 英尺厚的泥土、10 英尺厚的混凝土，最后是一堵 30 英寸厚的墙（幸运的是没有爆炸）。在几处地方，这种炮弹在要塞内部爆炸了，造成了可怕的后果。死亡率很高，许多人仅仅是被集留在要塞内部的 TNT 气体窒息而死的……俯冲而来的炮弹令人恐怖的噪音……让许多守卫者发了疯。在一次严重的炮击之后，司令官发现自己碰上了一场由被炮弹震得“精神错乱的人”发动的小规模兵变，他被迫用枪口顶着将他们集中起来，并将他们关进了一座炮台里。随后这位要塞 M.O.（主官）本人也发了疯，冲出了要塞、跑进了旁边的森林里，后来人们在那里发现他坐在一个树桩上，处在一种记忆完全丧失的状态。^②

这位皇帝，印象越来越深刻，他匆匆忙忙地给古斯塔夫发去了祝贺信。日德兰^③战役之后，他给他拍电报：

威廉港 (Wilhelmshaven)^④ 1916 年 6 月 5 日电——克虏伯·冯·波

① 斯图卡 (Stuka)：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使用的一种俯冲轰炸机。——译者注

② 《财富》2/1956；《文学文摘》4/12/1919；梅恩 314；克拉斯 347；穆赫伦 120；霍恩著《光荣》，第 42、247 页。

③ 日德兰半岛 (Jutland)：欧洲北部一半岛，通常用来指该半岛的丹麦部分。1916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1 日，英德舰队在离日德兰半岛西部海岸不远的海面上进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规模最大的海战。——译者注

④ 威廉港 (Wilhelmshaven)：德国西北部北海海湾里的一座港口城市，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它都是德军主要的海军基地。——译者注

伦-哈尔巴赫先生收——北海之战目击报告给我留下印象的即时结果，我希望公开宣布，我们的成功归功于我们卓越的大炮和装甲以及尤其归功于我们的炮弹的毁灭性效果。因此，这场战斗，也是克虏伯工厂的胜利日 [SO IST DER SCHLACHTTAG AUCH EIN EHRENTAG DER KRUPP-WERKE]。^①

结果并不像皇帝所想的那样具有决定性意义。帝国海军击沉了 14 艘战舰、英国人击沉了 11 艘，并且德军给对方造成了两倍于己的伤亡，但是英国人仍然控制着大海。日德兰是一场平局，一个原因是，双方舰队都用同一种装甲保护着。战前交易不可能没做。在法国，英国落在德国防线后的哑弹上面有“KPz 96/04”的小印记，1896 年是维克斯首次得到克虏伯引信专利许可的那一年，而 1904 年是这一协议续签的那一年。陛下的士兵并不多疑，但英国国会下议院多疑。1915 年 4 月底，查尔斯·威廉·德·拉·布尔·贝列斯福德勋爵，一个对英国海军政策直言不讳的批评家，曾经质问阿斯奎斯^② 首相，英国一直在支付克虏伯家族“一发炮弹一先令的专利使用费”，这是不是真的。这让每个人都感到可怕的尴尬，这个问题直到 5 月的第一周才予以答复。随后这一答复也是模棱两可的。下院被告知，虽然曾经做了一先令三便士的专利使用费的规定，但这一协议已经在 1914 年 7 月 16 日过期了，并且“从那天起，没有再支付任何引信的专利使用费”。当然再没有任何支付。国家正处于战争状态。但断言这一协议已经失效则是完全不真实的。法律上，它仍然具有约束力，并且两家公司都一直有账，维克斯有一本标有“K”字的账本，而古斯塔夫借用一句刺耳的话认为维克斯因为每一个死亡的德国士兵而欠了他 60 马克。^③

当然，极不可能将这种事情解释给威廉听，别打扰那些在前线的人。

① *Berliner Tageblatt*（《柏林日报》）6/6/1976；莱赫曼-鲁斯比尔德特（Lehmann-Russbüldt）27；*Vörrwärts 100 Jahre SPD*（《德国社会民主党前进报 100 年》）（1963）59。

② 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Herbert Henry Asquith，1852-1928）：英国自由党政客和首相（1908-1916），任内推行失业保险和养老金计划，支持 1911 年议会法案，确定议员工资并限制上议院的否决权。——译者注

③ 梅恩 316；*Vörrwärts*（《前进报》）4/27/1915；《泰晤士报》（伦敦）5/5/1915。

军火工业的奥秘在和平时期是相当难以理解的。现在它们变得复杂了，在德国克虏伯和其他半打鲁尔大王们居住在他们自己的那个世界里，说着一种圈内的语言，并面对着和掌控着别人几乎都无法理解的各种挑战。比如，“Deutschland”（德国）号下水的原因，在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批准夺取比利时的工业资源之前，他们被迫带着各种能够想到的压力去影响他。这位首相，在遭到“那是强盗行为”的抗议后，勉强让步了。当欧洲的大部分将会变成一个广阔的、被德国人的子孙现在用武力占领的比利时的时候，他的命令为下一代树立了一个可怕的先例，而那年秋天，另一条对未来具有更加不好的含义的命令抵达了布鲁塞尔军事总督手中。尽管一项劳工征召法案强迫 15-60 岁的每个有劳动能力的德国男人和被挑选出的健康的妇女去武器工厂做工，但所有工厂里还是人手短缺。因此，新法律征召比利时平民到鲁尔的工厂里去干体力活。蒂洛·冯·维尔莫夫斯基，当时是作为总督助手的一名骑兵军官，他惊呆了。他写信给他的连襟，敦促他把这件事提交到皇帝那里。克虏伯委婉地拒绝了。他解释说，人们必须遵守这一法律。^①

虽然蒂洛并不知情，但克虏伯本人对这一征召负有很大的责任。1916 年 8 月 27 日，罗马尼亚加入协约国一边作战。第二天，兴登堡被任命为军队的最高指挥官，鲁登道夫当他的总参谋长。实际上他们的权力是有限制的；当贝特曼-霍尔维格的良心继续折磨自己的时候，这位首相草草地辞职了。在他们统治的第二个星期，这两位将军一起视察了西部战线，而在 9 月 8 日鲁登道夫骑马通过比利时返回之后，整个帝国最有影响的两位工业家克虏伯和法本公司的卡尔·杜伊斯堡同他相会。用他的话说，“第二天，在路上，我与杜伊斯堡先生和克虏伯·冯·波伦-哈尔巴赫先生讨论了这件事（军工生产），我要求他们和随员在一起。他们认为，鉴于我们的原材料库存，增加我们的军工物资的产出是很有可能的，只要劳工问题能够解决”（Sie hielten eine Erhöhung des Kriegsgeräts auf Grund unserer Rohstofflage durchaus für möglich, wenn die Arbeiterfrage gelöst würde）。鲁登道夫解决了这一问题。他发布了一张吓坏了冯·维尔莫夫斯基男爵的布告，而作为

^① 古德斯庇德（Goodspeed）196；WM/维尔莫夫斯基。

结果，这些烟囱大王们向政府保证“德国工业可用的资源已经达到了这一程度，能够在未来许多年里供应我们英勇的军队和我们忠实的盟友所需要的所有弹药和战争物资”（... auf viele Jahr hinaus mit der notwendigen Munition und dem sonstigen Kriegsmaterial zu versorgen）。^①

这次小小的交流听起来就像是条顿式官僚主义的一次单调演习，而这也就是它如此令人震惊的原因所在。这些人并不解决零部件的问题。他们解决人的问题。他们对话的精神就是，战争将会进行得很顺利。机器极好地运转着。目前的形势可以无限期继续下去，只要他们不缺少人手。那就是他们对待比利时受征召的人的态度；他们就是这样谈论他们自己的士兵的。总参谋部不动感情地说到需要人手（Menschen），人力原料^②。但是臆测这种无情只限于这个帝国将会错得离谱。这在每一座投入战斗的首都能见到，没有哪儿比伦敦那座庄重的大本营更加令人侧目。爱德华·亨利·卡尔逊勋爵，一位都柏林三一学院有教养的毕业生，告诉他的同僚，“对英雄所需的供应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持”，而英国负责后勤的官员，在计算非战斗部门的人员伤亡的平均费用之后，称其为“正常损耗”^③。

他们听起来像怪物。他们实际上是历史性变态的生物。在以前的德比赛马会上，（会看到）鸵鸟毛无沿女帽和双轮双座马车，而文明处就在一个深刻的转变之中。从文化上说，它仍然禁锢在爱赛马的过去，与此同时，迹象越来越多地表明机器时代已经来临了。欧洲将一半留在了一个时代，另一半留在了另一个时代，而这种剧痛被这一事实成倍地增强了，这一事实是，在所有的社会机构中，军人职业在过去的民间传说中被视为最根深蒂固的。它传统的领导人——皇帝、王子、当权者以及陆军元帅们——都是社会上最保守的人，最不能理解的是他们必须领导这场新的机械化战争。容克们珍视他们的单片眼镜、一尘不染的白手套、黑色和银灰相间的军刀穗子以及真实的在入口处铸有普鲁士鹰的指挥部（Kommandantur），同时法国式的对光荣（la gloire）的渴望几乎继续像他们自我催眠的才能一样强大。正如他们的士兵们像绵羊一样咩咩叫以表明他们将自己看成了待宰的

① 鲁登道夫 216。

② 原文如此，作者可能想强化“将人物化”的观念。——译者注

③ 格拉夫斯（Graves）318；沃尔夫（Wolff）10。